

野
花
与
蔓
草

陈
学
昭

1266/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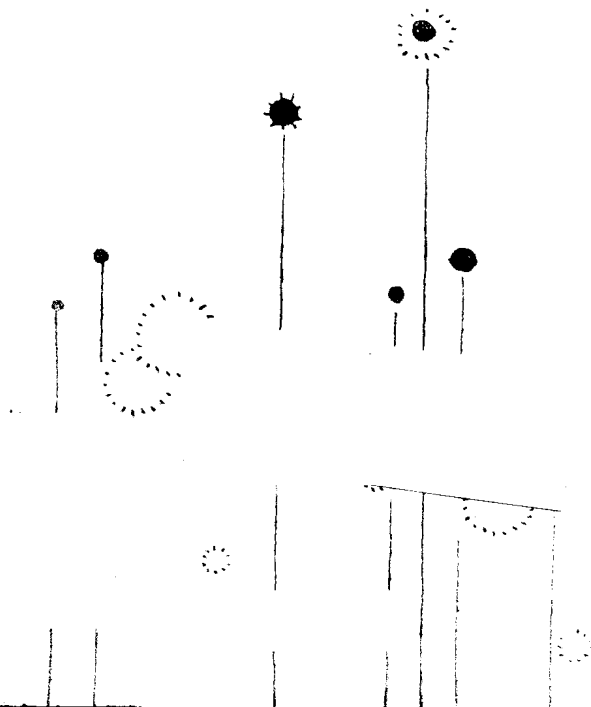
野花与蔓草

陈 学 昭

野花与蔓草

陈 学 昭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责任编辑 费淑芬

野 花 与 蔓 草

陈学昭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82,000

1983年3月第 一 版

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6,000

统一书号: 10103·352

定 价: 0.71 元

前 言

在《海天寸心》这个小集子出版后，得到了很多读者和朋友的鞭策和鼓励，他们希望我把过去的散文重新出版。因此在这里我又选进了《烟霞伴侣》和《延安访问记》中的几节；另外的一些，则是散佚在报刊上，过去没有结集，由一些热心的朋友和读者保存着，现在抄录给我的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个小集子象《海天寸心》一样，确实充满了对难忘的岁月和难忘的长辈及挚友们的感念之情，这些散文同样也是发自心底里的呼声，虽然是幼稚的。

题为《野花与蔓草》的这篇包括四小节的散文，是发表在柔石同志主编的《朝花周刊》上的，现在我收在这里，并用这个篇名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，既感到它非常适合我这本小书的内容，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我第二次去法国前，鲁迅先生、许广平先生邀我和周建人先生全家在中有天吃晚饭，并和柔石等同志在一起欢聚的情景。这篇稿子是我去法国后，从巴黎寄回的。

现在重新读这些文字，其中有几篇很引起我沉痛的回忆：《追念戈公振先生》，是写在这位我极尊敬的长者不幸突然“病故”后的九周年，先发表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，后由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转载，现在感谢戈宝权同志抄来给我。《牙科李主任》这篇报道，是我受组织上交给的任务，专程采访而写出来的。

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内乱中，李得奇同志被作为“走资派”而打倒，而这篇文章竟也成了罪证，这位好同志终于受尽迫害，含冤而死。

这里所收的散文，有的写于二十年代，有的写于四十年代，从这些文章中，可以约略看到我在写作道路上是如何走过来的。这些作品都照原来的样子，只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订正。

在此谨向帮助我找到这些作品的陈毛英、方晓梅、王恂诸同志表示衷心感谢！

陈 学 昭

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杭州

目 录

前 言

午 后	1
给男性	3
秋的描写	8
山 里	14
湖 上	24
海 边	32
关于曼殊大师的卒年	40
此 游	42
故 国	51
妇女运动近趋的一面观	55
艺者之家	58
生活在寂寞里，生活在幻想里	64
——欧游杂记之一	
“欢迎巴黎人”	66
——欧游杂记之二	

忆尔河·····	70
——欧游杂记之三	
莱茵河畔·····	74
——欧游杂记之四	
学问——技术与教育·····	79
——欧游杂记之五	
永 怀·····	84
新婚与新恋·····	88
赞美与同感·····	92
女子寄宿舍·····	97
这时候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师友 ·····	100
从湖上去 ·····	103
桔 园 ·····	105
满湖烟雨 ·····	108
忆北京 ·····	111
——清华园之游	
海 思 ·····	116
几个反常的梦 ·····	122
彼 岸 ·····	126
黄 昏 ·····	130
晚 归 ·····	135
野花与蔓草 ·····	142
荷兰女诗人宜独芙夫人 ·····	156
珍珠姐 ·····	160
延安的最初一瞥 ·····	166

几处参观访问和谈话	171
回忆许地山先生	199
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 共产党	202
从“大学教授难”想起	205
重庆来人谈大后方	207
访马杏儿	212
民间的教育家任逢华先生	215
时 间	219
体验劳动的开始	221
追念戈公振先生	223
熬劲儿大	230
——记抗属英雄折碧莲	
愿你安息在自由的法兰西	234
——悼罗曼·罗兰	
为党工作	236
——记劳动英雄胡华钦	
牙科李主任	242
——访边区甲等模范医生	
生活的体验	247

午 后

阳光微微地透进了这一对开着的玻璃窗，风儿连忙缩着身子夺身飞进。它几乎影响了全室所有的一切了：帐帷与窗帘不住地飘动着，案头平放的书本，它严肃地，阴森地，专制地压迫着这欲动不得的散松的纸儿，纸儿欲动不得，只是静默地依托着桌子。它似乎是具着弱者的悲哀，而不是言语所能叙述的了。

这室内坐着归来才三天的芝君。

她据案深思着。这四围的空气，使得她的心灵控制不住，她蹙眉而深思。

是环境有这样转移人心的力量呢，是自己的思想太无把握？母亲的疾病是没有痊愈的希望了，入眼的那些为生活而生活，为享乐而生活的情景，也同样没有新鲜的希望。——什么是希望呢？你要往前进，偏不容你前进；你要做的事情，你愿做的工作，偏不容你做。身的四周，只有怒目张牙的恶鬼，以你为梦想中的目的物，以你为饥饿时的俎上肉！什么是希望呢？她悲哀而沉没在失望里了！

厢房的前廊，有女佣洗衣的泼溅的水声，这时的芝君的母亲，芝君的嫂嫂，都已酣然午睡了。

“人生！”芝君伏案执笔，迷惘地在纸上画着。唉！这年幼的小女孩是太可怜了。她曾用了多大的幻想，梦想着美化和

幸福她的家庭啊！

“人生——谅解——思想——”她又在纸上画着，用X是否等于Y的问题而探求思索起来……

女佣洗毕了衣服，从走廊这边走往前院去。“芝小姐……”她轻轻的喊时，侧首向窗里探视。“可是睡了？”接着又说。

芝君没有应，却一脚就跨出了厢房，说：“朱妈，我出去了，你把后门扣上吧！”

草场上平铺着绿色的蔓草，临风摇曳；桑林稀疏的，这衰落与肃瑟，在芝君觉得无异于暮秋或严冬！

高家弄里只不见了积雪，乱石依然，沙磧依然，终年供奉着的污物败絮，它们都随着时季年代而增加了。墙边寂寂地开着形如海棠似的白色野花，孤芳自赏地一如娴雅的处子。

芝君在不能想象中，努力想象她的故人，她觉得神秘：“小孩是如何的白胖呀……啼哭的时候将如何抚止她……”平凡而零乱地思考着。

这时，小孩正睡了，她正做绒织物呢，满含着做母亲的慈爱的笑容立了起来。

“碧君，现在你还浪漫不？”在相对静默了好久之中，芝君忽有所悟似地问她。

“现在是——没有工夫浪漫了！”

弄里的街灯黯淡地照着，在一个初夏的晚上，芝君是感到了一年容易又秋风。

（原载《新女性》一九二六年一卷三号）

给 男 性

《新女性》已出到十期了，还没见到有个把杰出的“新女性”来切实地说过几句话，至于实际的影响与反应如何，更渺不可知了！现在我忍不住这沉闷，要来说几句。

可怜的，我们的女性，你们不是曾受过中等教育么？你们不是曾受过高等教育么？你们不是曾很有思想、很有抱负的么？当你们的青春时代，不都是曾受到男子的拜倒、赞美、哀求的么？你们就从这种情形之下，轻轻地将身心寄托给他们了，你们以为他们也如你们一样的慎重，忠实，如你们一样地寄托给你们了么？不，不，决不！

我所见的新夫妇，从来没有一对是和谐的——这里指的是有思想有学问的两性结合。——目睹的很多，耳闻的也很多。如不厌烦，我来举几个例，已经颇有人知道的。

所谓心理学家，曾喧名一时，那位师大教授□□□，向一位师大的女高材生□□□求婚，跪了好几次，□女士说：“你太胖点！”于是□乃减少饭量。后来结婚了，结婚时，□的前妻赶到，大闹一场，□女士由楼上跳下伤体，住医院。而□竟在医院里督着，不许□女士的友人去看视，为怕将这事流传出去于他的地位声名不利。当初那么哀乞的男子，至此，声势何等赫赫！现在的□女士，就供他生小孩子，娱乐，当听差，在这种压迫下过日子，消磨她的青春。《妇女杂志》有《黄女士》

一篇，写的就是这个。

其他的例，真是举不胜举。

象口还算是受过西方教育，经过时代潮流洗刷的新男性吧？然而奴性却如此的坚不可拔！

男性的伎俩，差不多就只有这么一套：对于女性是追求的，在追求最激烈时，不惜谄媚，哀求，在那个时期，即使有最不好的特性，也必努力遮瞒起来，为得女性的欢心。等到象一事物般到了他们的手里的女性，他们就用玻璃罩罩住了，而一反其谄媚，哀求的态度，专横已极。

我有好几个女友结婚后的生活是这样苦闷的：说男子一生只是快乐，女子的一生却只有血与泪！然而都为了心理的病状，生理的衰弱，经济的压迫，不能够再跳出这个幽暗的火坑了！

一般受过外国教育的留学生，一般科学家，学者，都口口声声骂中国女子的不好，没学问，没见识，不会交际，都口口声声说外国女子的好！甚至于文艺性质的《狂飙周刊》里也大骂中国女性之恶劣。说道：“中国女学生还不配读日本厨川白村的著作。”我真觉得有点冤枉！

女学生，女性，都是一个笼统的名词，正如我所写的给男性一样，男性，还不是同样是一个笼统的名词，我要骂男性，不能为了我有好几个对我极敬爱的男友而不骂。只要骂的态度是公正的，是切实的，谁说不应该骂？我最恨那种无是非的好好先生。骂女性也当然是这样，我也是女性，我也是女学生，我却也要说该骂！该骂！无奈这种人的心理极卑劣，极可笑！无非为了没有女子与他们谈情说爱，才谩骂的！

中国的男性，终究脱不了礼教所拥护的，那“奴性”是深而坚的！象我上面所举的例：有知识，有学问的两性结合的不

幸，是在乎男性摧残女性，女的已是二十世纪的女性，而男的还要掉出他的狐狸尾巴似的“奴性”来对待她。所以他们声声说中国女子的不好，外国女子的好。我们退一步，即使承认别国女子比中国好，象这种“奴性”，是好的外国女子，也不能忍受吧？只是他们说好的标准，我们也不懂得。

所以有这类的事情，原因不外几种：

可见中国的知识阶层男子，对于女性还是不理解，所取的还只是欣赏的态度。——无知识的更谈不上这个。——闹了几年妇女运动，妇女问题等等，研究妇女问题的，好象只是几个专家所能成就的。不要好的女性不努力，受着男权所包围的女性不能努力，对于妇女问题等等，该深入各个男女心中，使他们明了。譬如有些女子是十分母性的，不适宜做社会事业，在家庭里看顾小孩子等，男子不能看待她是雇工，她是为国家造国民，为社会造人才，并不是替丈夫做的，而是一种独立事业。然而中国有知识的男性，对有知识的女性也是不理解的，他们不以自己的性质来融合女性，对于女性的心理、生理苦痛，或欢乐及种种的特性，都是不了解不共同的。他们没有恋爱的理想对象，碰机会，逢着一个较适合于他们胃口的雌性，于是乎就认为是他们的妻子，于是乎实行丈夫的那种专横的奴性了。很奇怪，多年关心于妇女问题的夏丐尊氏，在《新女性》第七期中的《闻歌有感》上，也发起那种劝人为善的议论来，消极地鼓吹为妻的职务是神圣而尊严等，还说只叫心理不以为是苦痛，就不是苦痛了！女性的受压迫，研究妇女问题者尚且发出这种言论，岂不可叹？从这里可以使我们觉醒，男性的代庖总是不行，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只有自己来设法解决：分析缺点来改善，发挥长处而更增大它。使我们受到教训，使我们觉得我们与男性不是站在战线上是不能合作的。

在家庭里，因为生产的关系，也使女子受到不少的影响，吃了不少的亏。普通总是男子在社会上任事，担负经济的；而女子则看小孩、理家政，所有的精神全消磨在零零星星的事情里。日积月深，男子就成了一个象煞有介事的俨然的主人公了，而女子是一个附属者，仰仗于他们的。象这类有知识的男子，只配与三家村的婆子结婚，若不幸而与有知识的女子结合，他们是不能幸福的，因此要用他们的奴性，来几次三番磨折这女性，造成服从他们听他们话的妻。

又，一般有思想的女子，对于离婚的观念，还是不能超脱的，我听女友们对我诉苦说：“若不是为了名声不好听，我一定与他分离的了！”这名声，就是社会、礼教、习俗所以威胁女子的。因为人们都看离婚是要不得的事情，以为离婚的女子一定不好，是犯了七出之条的；离了婚的女子不易再与人结婚，离了婚的女子要受人唾骂，更没有地位可站立。所以一般尝到结婚生活的苦痛的，有离婚思想的那些女子，却都不敢实行，因为要想到受人唾骂及没有地位的苦痛，还不如维持着这种痛苦的结婚生活，一切隐忍着。说起来总是某某人的太太，多好听呢。又有些女子，——我的女友中亦有——说是因为自由恋爱的，吃了苦也不敢说出来。她要我守秘密，因为怕说了出来要受人们讥笑，要受家庭的责难。因此自己也不想方法摆脱，一辈子只好吃苦，真是一筹莫展，断送终生了！

又，女子的情感经久，不比男子那样的激烈多变，所以是富于忍受力的。有一个女友对我说：“我想他从前待我多么好，所以现在隐忍着，希望他还有待我好的一天！”女子之多回忆，富忍受，实在也是她们容易吃亏之处。

我们看到我们的姊妹受男性这么的困压包围，我们实在再不能付给他们以合作的希望了！我们只好设置阵线，宣告开枪

了！倘然这些男性还不解放他们的奴性，来理解女性。

附：此文得白华松雪两姊许多意见，她们都是有很多的经验。我的笔很笨，写不好，恐受识者的见笑，但这些都是事实，原不必靠我的描写。

（原载《新女性》一九二六年一卷十二号）

秋 的 描 写

遥夜泛清瑟，西风生翠罗，
残云栖玉露；早雁拂金河。
高树晓还密，远山晴更多，
淮南一叶下，自觉洞庭波。

——许 浑《早秋》

又是秋天了，我的故乡，现在是碧海晴空，浩渺清澈，
时或几行新雁从头上掠过，直入白云深处。伫立闲望，不禁悠
思！

傍晚，彩霞是美不可言了，即使不到海边去，就在家里的
空院子里，移一榻，抱一书，安置在槐树下，遥望天际，白云
如棉如锦地迷漫着；归鸦阵阵西去，互相招呼与振翼之声，清
脆可听；庭前的槐叶在风里旋转，阶下蟋蟀唧唧地相应和，引
起了无限的愁绪，也起了无限的遐想！

翻开书来，又是些最感人的秋的描述，不忍卒读，而又一
读一回味的。在上海，看不到秋天，尝不到秋的味，前几日连
绵细雨，应当带一点“秋雨梧桐叶落时”的景况了，然而没
有，雨气中飘来的煤烟，塞在鼻孔里，是永远不消的，而滴点
的声音又怪厌烦的，毫无诗意。到晴天，秋光照在窗外的屋顶
上，凉快的风，吹进了朵朵的煤花，铺满了书案，街头的叫卖
声音，是高亢，响亮，来回不绝地不肯远走，这境地里，感不

到秋意，也感不到安闲味。实有的，一点也不能尝到人生的真意义。我就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人生，象一只疲病的马，期待着痊愈，茫然地走着。我期待着一个清寂的环境，使我觉得我是存在着，领受生之趣味，不致辜负这有限的秋光，然而大半是回忆罢了！

在我的回忆中，要推算住爱校时的学生生活的秋天最有情味了。虽然杂在团体中，然我是落漠的，读范仲淹的《苏幕遮》词：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黯乡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。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”

我稚弱的心里，动了乡愁，幻现出一个亲切的故乡来了！这是这年下一次的秋天，寓在兴业里惠姊处，她的楼外有几株梧桐，叶叶垂黄。每到晚上，两人静静地倚在榻上，等月亮出来。月亮升到树头顶了，凄清的光照进室内，桌上，地板上，白粉墙上全有了。她微吟着王安石的《千秋岁引》：

“别馆寒砧，孤城画角，一派秋声入寥廓。东归燕从海上去，南来雁向沙头落。楚台风，庾楼月，宛如昨。无奈被些名利缚，无奈被他情担阁。可惜风流总闲却。当初谩留华表语，而今误我秦楼约。梦阑时，酒醒后，思量著。”

我也断断续续地背着李后主词《相见欢》：

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；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

这样微吟着，微吟着，心地冷寂，是惆怅，还是欢喜？不须述作，确实欣赏到了“秋夜”的情景了。

此后，我的生活多起波澜，离家，流浪，聚散无常，惠姊